

即时应令

南山夏日

■ 张玉琴

这个时节,城里人早已短衫薄裤,南山的草木才慢腾腾地换上深绿的夏装。

黄灿灿的野菊花,点缀在山路两边的草丛里,像撒了一地的薄金,明晃晃的。各种颜色的蝴蝶按捺不住亢奋的心情,在大自然中展示娇艳的舞姿,来回穿梭在月季花、海棠花之间,闻闻这朵,亲亲那朵,时而升高,时而降落,忙个不停。偶尔撞到人的脸上,翅膀扑棱棱地扇几下,又飞走了,留下亮丽的背影在空中划出一条又一条直线。

山溪瘦了许多,显得愈发清澈。水底的卵石一颗缀着一颗,明亮光滑,小鱼欢快地游动,影子一会儿撞到这边的石头上,一会儿又滑动到那边的石头上,在自己的天地里随心所欲,不受约束,保持了一种轻盈的动作,二三个孩子光着脚站在溪水中,捉着小鱼,跑来跑去,鱼和他们逗着玩,怎么捉都捉不住,孩子们的笑声让山里的夏天,多了些许的朝气和活泼,慢悠悠的水流也映成一条线,甜甜地笑开了花。他们的裤子湿了大半,自己好像没有感觉,笑一阵一阵,穿过峡谷,越过山脉,在空旷的蓝天白云下荡漾。几只雀儿,扑扇着翅膀,从河岸的树上叽叽喳喳飞走了。

正午的太阳,像一团燃烧的火,落在背上,针刺般灼热,没有特别重要的事,人们大多待在家里,不怎么出门。蝉鸣声由小扩大,南山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它们声嘶力竭的声音。此时,它们才是南山里的王者,谁也阻止不了它的歌喉。流水声,风声,树叶的沙沙声,混合着,相互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乐队,村头的槐树下,打牌的老人吆喝着,时不时爆发出几句粗话,啪的一声,树枝掉下来了,惊得他们面面相觑,旁边的狗也大叫着跑远了,远处传来奶奶呼喊孙儿吃饭声,这些声音消失后,又剩下蝉声,依然扩散。

方才晴空万里,转眼黑云漫过山头,布满头顶。说变就变,雨点砸在树叶上,噼里啪啦作响,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,溅满了衣服,人们才四散着逃跑,远处的几头牛在雨雾中时隐时现,一幅夏天的画面,在山间游走。

夏天的晚上,除了月亮在树梢的上方高挂,还有萤火虫的绿光在草丛间闪闪烁烁,忽明忽暗,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,形成夜晚一道光的彩练,吸引着每个人明亮的眼睛。山风轻拂,带着白天草木聚积的缕缕清香,拂过脸庞,凉丝丝的,绵延在茫茫大地,伴着几分野性。

南山的夏天,独特而不失温柔,凉爽而不失浪漫,也没有城里的骄阳似火。它是一杯半凉半温的茶,慢慢地品,细细地嚼,才会吃出真滋味。

岁山河

龙江旧事

■ 吴源

万泉河从五指山自西向东蜿蜒,抵达琼海龙江后,舒缓了下来。龙江三面环山,一面傍水,南望岭下,万泉河边。小市镇也就两条街,呈T字形铺开,平稳方正,直来直去,带点龙江人的性格。

街道两旁的楼房瓦屋,或大或小,或高或低,或土或洋,椰树槟榔参差而长,杂木横生,乡村农舍点缀其间,不甚规整,倒也很自然很协调。沿街有邮局、米铺、日杂百货店、书店、文具店、咖啡店、小食店。磨刀、打铁、洗头理发的应有尽有。青山绿水绕小镇,夏季在街口茶店闲坐,山风徐来,一杯清茶在手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小镇原有不少老店,大多数连招牌都没有,也没啥装修,更谈不上富丽堂皇,但货物铺陈,排列整齐有序。有的店老板伙计一人担,开门营业关门休息,随性而为,长年累月,有些积蓄有点实力也保持低调,颇像龙江人的性格。改革开放后,有点能耐和想法的龙江人就往外跑,余下的龙江人“做做食食”,平时除了清晨吃茶买菜,有钱有闲“行街”(即逛街)的人并不多。

过去公路交通不发达,主要靠水路,龙江占尽一时地利,曾成为上下游阳江、石壁一带的物流人流集散地。

那时的龙江小镇,平时就这么安睡着,只有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的“发市日”(赶集日),才仿佛苏醒过来,完全换了一番模样。那时,木船、木排来了,帆船、火船来了,货船、客船来了,牛车、汽车、拖拉机来了,肩挑手提的贩子都来了,顿时热闹非凡。

当时人穷,一套“的确良”衣裤平时不舍得穿,除了春节,也就行市或走亲戚时才派上用场。乡村人没有涂胭脂抹口红的习惯,把脸面冲洗干净,把头发打理清爽就不错了。

小镇是市场,也是大舞台,更是乡村信息交流的分享地,各种逸闻趣事、时令行情、人情世故,都在东家长西家短的寒暄中。整条小街上,人们或是同宗同派,或是同村邻里,或是内亲外戚,充溢着浓得化不开的乡土亲情。

行街是形式,吃茶吃包才是内容。龙江小镇的“脯包”很出名。包子皮薄馅厚,皮有多层,每层薄如信纸,一层连着一层,重重叠叠,透着温润的油花。剥到最后一层,里面就是馅,这是脯包的精华所在。包馅有肥腩肉、冬瓜糖、红枣、鸡蛋。刚出炉的脯包,白花花,圆溜溜,热乎乎,一口咬下去,满嘴热气,满口汤汁,双唇冒油,两颊飘香。配上一杯咖啡或奶茶,这早餐就已经相当奢侈了。要是有家人亲友共享共叙,幸福的感觉就不止一点点了。



海口市石山镇三卿村鸟瞰图,古村前的安华楼(敬李英挺/摄)

樵村渔浦

三卿村记

■ 王琳

在琼北火山群核心区,三卿村如同一枚嵌入熔岩的活态图腾,以儒学为笔、时光为墨、火山石为卷,勾勒出跨越八百年的文化密码。这座始建于南宋的古村,外在是一部凝固的火山地质切片,内里却是一卷流动的礼乐诗书。

走进古村,一座用火山石堆砌的三层碉楼卓然矗立,古朴雄浑的层叠轮廓蓦然撞入心怀。95岁高龄的安华楼早已周身斑驳、苔痕遍布。楼体的藏头联仍依稀可辨:“三俊挺生济世安民光梓里,卿才蔚起经邦华国耀槐堂。”

将“三卿”二字嵌入家国叙事,与横批“紫电青霜”的冷兵器意象形成互文。背面的眉批“文风丕振”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示儒家理想的在地化实践。安华楼者,并非单纯的军事堡垒,而是“文治武功”的复合空间。

正面门匾“安华楼”的落款,为此楼的主建者王政端。王集文人、武者、乡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。他早年赴沪求学,其间加入上海精武体育会,成为精武门的传人。这段“沪漂”经历不仅令他精通技击,也厚植出家国情怀。学成归乡后,他既开设私塾教授儒家经典,又创办武馆传授精武拳术。

精武门弟子王政端以武立村,却在碉楼题写儒家联句。民国乱世中的武力自卫与积极防御,仍需儒家伦理背书。崇文尚武的安华楼,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成为三卿村的精神图腾。无论“济世安民”,抑或“经邦华国”,主体仍是人,而非楼。

安华楼西不远处有一座低矮的火山石塔。塔身共分三层,中设送纸窗口。儒家视字纸为神圣之物,不可随意丢弃。敬字塔身仍存石刻“礼乐诗书从口入,圣贤烟火朝旁转”。

明清两代敬字蔚为习俗,凡用过的字纸,先集中收敛,再置入敬字塔内焚烧。敬字塔建于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是年,中国

首个现代学制“癸卯学制”颁布,新式学堂与留学潮喷涌而出,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画上句点。

一座敬字塔,一套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密码,终究留不住村里蠢蠢欲动的少年们,一个又一个“王政端”背起行囊,或南下,或北上。

26年后,王政端带领村民在敬字塔旁垒起安华楼,养成系的敬字塔其实是为抵抗而生,防御型的碉楼反被赋予赓续文脉的使命。

敬字塔前,一方水池静卧如鉴。池中三面石磨半潜水中,磨嘴皆指向村口的火山石门,并与门楣后题刻的“三星拱照”形成奇妙暗合。

石磨圆周运动对应四季轮回,其“转动”既是农耕节律的具象表达,更被赋予“时来运转”的命运转译,使自然物的运动轨迹升华为时空运势的隐喻。

如今的风水池内,火山岩渗透的泉水仍自地脉涌出,水质清澈。火山岩多孔结构形成的天然过滤系统,使风水池兼具储水与净化功能。

就在三卿村这火山石的肌理间,敬字塔的灰烬与风水池的涟漪,共同谱写着中华文明深邃的生存智慧。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栖,为现代人提供了破解“传统—现代”二元对立的密钥——真正的文明韧性,从来不在非此即彼的对抗中,而在不同智慧体系对话衍生的“第三空间”里。

紧挨敬字塔,正对风水池的是一个火山石门——“豪贤门”,建于清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正面镌刻“豪贤门”,背面书刻“三星拱照”。

凡进此门,皆为豪贤;凡出此门,皆得三星护佑。这精心设计的美好祝愿,隐藏着三卿村人最精妙的文化密码。“豪贤门”中的“贤”字,将“又”改为“忠”,以“臣、忠、贞”重构繁体字形,将儒家伦理具象化为视觉符

号,暴露了清末乡村士绅的价值焦虑——既要维系权威难再的儒家道统,又需回应商业文明扑面而来的冲击。这种字形改造,如同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的疯癫,暗含对科举制度下士人精神结构的讽喻:为臣者不仅需要“才”,更需以“忠”为道德枷锁,维系君臣纲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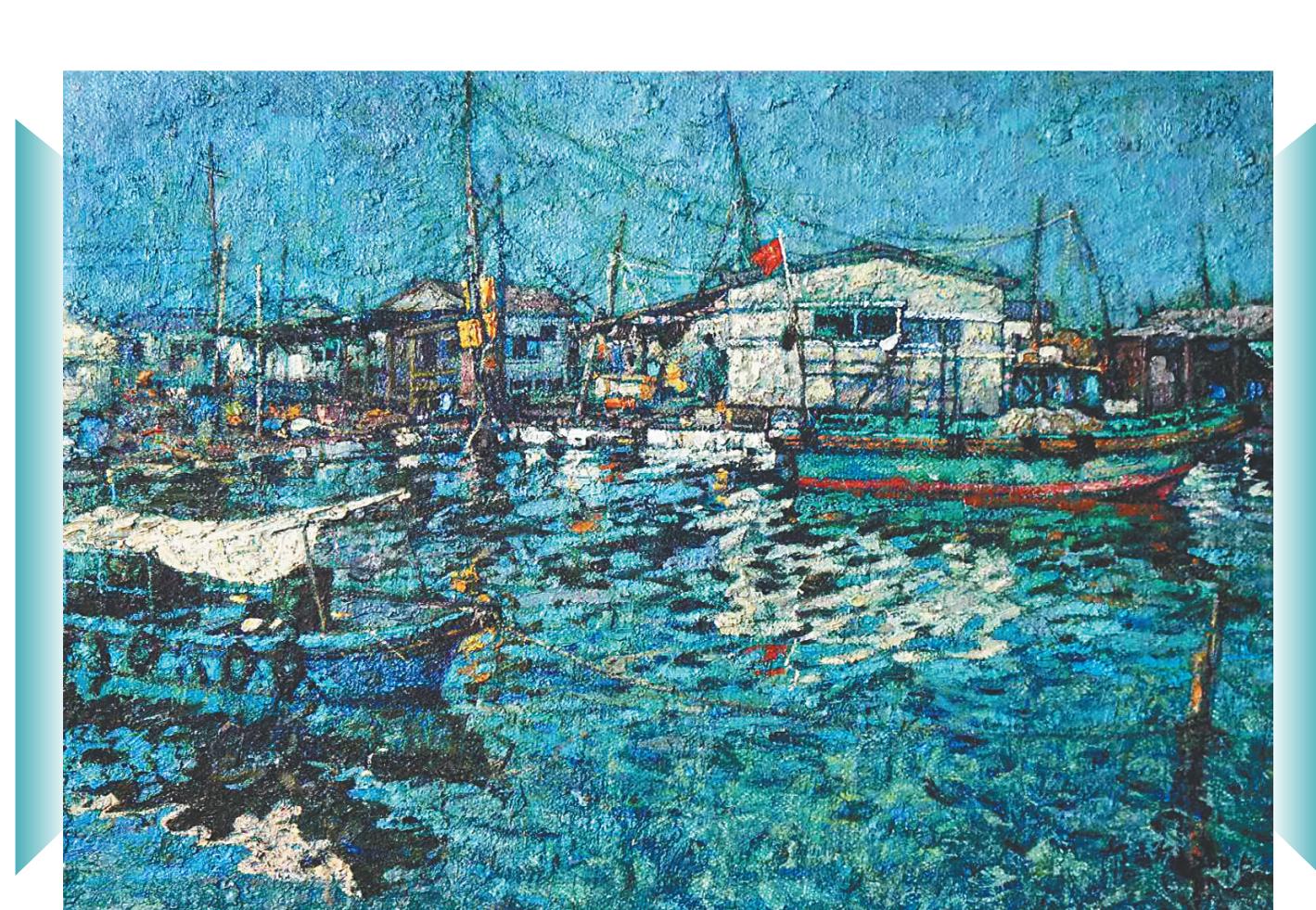
至于财富,虽无法回避,仍被置于“忠”与“臣”的框架之下。三卿村的“贤”字密码,同样诞生于琼北火山文化的特殊语境。在石多地少、取水困难、生存维艰的自然环境下,村民的最优之选,仍在依赖中央政权赋予的科举通道实现阶层跃升。若此道不通,则不得不于贫瘠的熔岩石缝间寻求谋生之道。

今日三卿村,村民议事声、村口叫卖声、游客点单声、网红直播声交织回荡,与石门、石墙、石径、石屋、石院、石楼共同构成时空叠合的剧场。咖啡、无人机与榕树下的市集,恰似熔岩冷却时矿物晶体的重排——儒家文化的刚性结构在现代化冲击下四处碎裂,又在民间智慧的黏合中试图重组为新的文明形态。

这样的时空折叠正在发生:固态的火山石建筑与流动的消费符号在此相逢、相融。归时咖啡小院将火山石墙与北欧极简风混搭,非遗中心用“拆盲盒”营销传统手工艺,这些业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重构——将难以理解的儒学符号,转化为可被快速识别的消费标签。

走过三卿古村,回望新建的村门,亦有一副藏头联:三星秀气天时地利人文茂,卿日春晖雨顺风调物业荣。横批:和亲康乐。

如果说安华楼的藏头联,如青铜鼎彝般镌刻着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理想,新联则似表层凝固的玄武岩,光滑平整却失去了地火奔涌时的生命张力。那些刻于石头上的文明密码,等待被重新整合为现代性语境中的精神旷野。



《新农村港渔排》(油画)
丁孟芳作

诗路花语

陵水桐海村印象

■ 冯勇

白天的红树林和金色滩涂
海在退去,给童年留出
重新聚集一起唱歌
入夜,一群逃逸的招潮蟹

七月的寻甸草原

■ 冯勇

想起
我骑上马背
是大地的调色板
七月的寻甸草原
情绪燃烧
风是凉的
我心却是热的
曾经的策马奔腾
期待着一场邂逅
雨后的菌子悄然
野蜂爱上她
山脚下的松林中
野菊花并不孤独
像眼前的这片红土

娜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

人生况味

女儿

■ 赵海波

你出生在广州,七月酷暑,空气浓稠得可以黏住万物。医院产房门外,我忐忑不安,皮鞋急促地敲打着地板,一声啼哭声推开房门,护士抱着你来到我面前。你裹在襁褓里,小脸通红,眼睛微闭,仿佛还陷在混沌的梦里。我擦去眼角的泪,笨拙地接过你,感觉一小团温热在怀中微微起伏,像初醒的小鸟,轻轻扇动翅膀。我生命第一次有了这样柔嫩而真实的重量,沉甸甸地压在心口上,又暖得几乎要化开了。

给你上户口时,我在籍贯一栏,写下“海南省东方市”。那是我的故土,你虽生于羊城,根脉却要牵连着那个滨海小城,椰林婆娑,海风咸涩,未曾谋面的故乡,是你最初的血脉。我每次回老家,总要带些椰子回来,你那时还小,抱不动硕大的椰果,却总踮起脚尖,小手急切地拍打粗糙的褐色硬壳。敲开椰子后,清甜的汁水润泽了你的嘴唇,也悄悄渗入了你初始的记忆,为遥远之地理下种子。

你最初的世界,是在广州一间小学教室逐渐展开的。绿漆的窗户,外面偶尔有麻雀停片刻,啁啾几声,又倏然飞去。你时常扭头看窗外,目光追随着鸟雀,仿佛向往更大的世界。中学时,你已长成安静少女,课后时常来到教室后面的园地看书,那里开满了白玉兰,花瓣飘坠于你的肩头,又跌落在地上。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如意,你眉头紧锁,我陪你走到江边。傍晚的珠江,水波被夕阳点染成一片金黄,粼粼晃动,如同揉碎的金箔散落江面。你凝视着江水,半晌才轻轻叹了一口气,江水似乎已经悄然带走你心底那点失落感。灯火亮起,映在江面上,像无数温柔的眼睛,无声地抚慰着少女的心绪。

在你成长的路上,外公外婆是最大功臣,你出生后,二老就悉心照料,从小学到初中,更是全程陪伴。许多个寒暑假,他们遂你所愿,带你回武汉,与表姐表哥嬉闹玩耍,其乐融融。

十八岁那年,你要飞向太平洋彼岸。偌大的机场大厅,行李箱的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,匆忙而焦灼。我一次次替你整理早已整齐的衣领,翻来覆去唠叨了无数遍的叮嘱。你最后转身走向安检口,身影汇入人流,只留下回头时匆匆一瞥。我用力挥手,一直挥到视线尽头那个小身影消失不见,仿佛扯断了风筝牵线,不知飘向何方。

隔着浩渺的海洋,屏幕成了我们相见的小窗。视频里,你渐渐褪去初抵陌生国度时的生涩,眉宇间添了几分自信。你向我们展示,如何用枫糖浆浇在厚厚的雪堆上,等它凝结成琥珀色的糖块,清脆一掰,分享甜蜜。也说起为了赶早课,天还没亮,就要在严寒中挥动雪铲,奋力清除门前雪,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细霜。你用一种全新的方式,与那片土地对话,异域的风雪与暖意,渐渐渗入你生命的肌理。

二十七岁这年,你告诉我们,要和一位名叫焦宇的小伙子结婚,婚礼定在石家庄,那是新郎的家乡。

夏日的华北平原,阳光慷慨泼洒,槐树浓荫匝地,细碎的槐花如米粒,浮动着若有似无的甜香,全然不同于南方温湿的暑气。亲家来自燕赵之地,性情里带着一种北方的疏阔与热忱,酒未喝,爽朗的笑声已先暖了席面。推杯换盏之间,谈论起石家庄冬日的凛冽与干燥、海南岛终年不散的温热与潮润,言语如溪流,南腔北调地交汇在一起,流淌出一片和暖的音符。

婚礼当日,天公作美,六月的风,带着恰到好处的暖意,拂过酒店门前盛放的月季丛。大厅里高朋满座,笑语喧闹。你穿着婚纱,像一朵漂洋过海的白云,轻柔地栖息在北方的晴空下。新郎穿着挺括礼服,站在台上,目光灼灼。他转向你,宣读结婚誓言,声音清晰而沉稳,一字一句穿透月季,宾客的静默:“我愿与你携手,共度此生风雨,共享所有晨昏。”我的眼眶蓦地湿润——琼州的椰影、南粤的灯火、燕赵的烈风,仿佛都在这庄严的承诺里,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仪式后,新人手牵手走下T台。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,斜射进来,将你曳地的白纱映照得近乎透明,仿佛笼罩着一层流动的光晕。你朝我们走来,温柔点亮了你的脸颊。世间的美好,正因你生命里那一次出发的勇气,用坚毅的脚步,唤醒无限可能。

夜色降临,霓虹灯次第亮起,勾勒出这座北方工业城市的另一种轮廓。亲家送来一杯青茶,氤氲着茉莉的清香。我们并肩站在门庭前,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,聊着琼西南的炭烤乳猪、石家庄的驴肉火烧,目光投向附近的花园,一对新人正与亲友合影留念,欢笑不绝于耳。

女儿啊,此刻的你,脚下是石家庄的热土,血脉里奔涌着海南岛的潮汐,记忆里荡漾着珠江水的波光,生命中又烙下异国他乡的印记。这世界何其广袤,而你何其勇敢、何其幸运,将天南地北不同角落的泥土与温度,把自己熔铸成一个丰饶的小宇宙。